

李佩甫

LI PEI FU

当代作家  
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青  
帆  
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

李佩甫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李佩甫/李佩甫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6.12  
(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)

ISBN 7-02-002339-8

I.李… I.李… III.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 
②李佩甫-作品综合集 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5781 号

责任编辑:刘海虹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95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4

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200

定价 19.00 元



作者像

已是久远的过去，总远在眼前晃。一日  
日筛漏在心底，把久远嗒嗒地拖进来。便有一  
首小小曲儿在耳畔终日唱：云儿去，遮了远  
远的天。在远远的天的那一边，有成片的村  
庄……于是，我记得：在住着姓林的村子里吃  
饭，是不用打饭线的。随你走进那家院子，叫  
声卡舅，便有汉子东家地迎出来，骂声鳖儿，  
不消你再说，一准有好东西管你吃。儿多的骂  
哟！卡儿卡儿，都要你成。除非你骂他：“舅  
舅，打一板，扇一溜。”他笑。这叫还是得叫。  
儿时，在姓林的庄子里，捧着乡下孩子的小木  
碗，我就这样一家一家地吃遍全村。吃了，和  
小小的卡表们滚在土窝里脱土馍馍，木碗扣出  
光光圆圆的。一吃，两吃，三吃……撒一泡热尿，  
那“馍馍”碎，又脱。哦，我童年的小木碗——

作者手迹

## 出版说明

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,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,我们陆续编辑出版“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”。这套丛书,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、短篇小说,诗歌,散文等代表作(包括儿童文学创作),每人一集,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,并附有作家照片、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,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“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”相衔接,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。读者从每一集里,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;各集合在一起,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(长篇小说除外)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。

# 目 次

## 系 列 小 说

红蚂蚱 绿蚂蚱 .....	1
画匠王 .....	43
村魂 .....	77

## 中 篇 小 说

黑蜻蜓 .....	107
无边无际的早晨 .....	147
豌豆偷树 .....	207
田园 .....	264
送你一朵苦楝花 .....	312
乡村蒙太奇 .....	360

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.....	404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## 红蚂蚱 绿蚂蚱

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，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；  
人要在外边到处飘流，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。

——泰戈尔

已是久远的过去了，总还在眼前晃，一日日筛漏在心底，把久远坠坠地扯近来。便有一首小小曲儿在耳畔终日唱：云儿去了，遮了远远的天。在远远的天的那一边，有我姥姥的村庄……

于是，我记得：在住着姥姥的村子里吃饭，是不用打饭钱的。随你走进哪家院子，叫声老舅，便有汉子亲亲地迎出来，骂声鳖儿，不消你再说，一准有好东西管你吃。几多的舅哟！老儿小儿，都要你喊。除非你骂他：“舅、舅，打一鞭，扇一溜。”他笑。该叫还是得叫。儿时，在姥姥的庄子里，捧着乡下孩子的小木碗，我就这样一家一家地吃遍全村。吃了，和小小的“老表们”滚在土窝里脱土馍馍，木碗儿扣出光光圆圆的一坨、两坨、三坨……撒一泡热尿，那“馍馍”碎了，又脱。

哦，我童年的小木碗——

## 狗 娃 舅

袅袅的炊烟把村子罩了，天终于暗下来。坡上还映着一线红，那红亮得耀眼，倏尔又淡，又灰，接着是极刺的一跃，红极了

半个天。风起了，飒飒的。卸套的驴儿在坡上打滚儿，沾着尿腥的热土灰灰地荡开去。那亮不情愿地暗下去了，残烧着镶着灰边的余红。于是，坡上晃出一队割草的孩子，全赤条条的，一线不挂。远远，极像被风吹的草儿押送的一队泥丸。那打头的背的草捆极大，小垛儿一般地缓缓滚来，仿佛草也成了气候。近了，你才能瞅见那埋在草里的小头。叫你真不信是那泥丸一般的孩儿驮了草动，倒疑是成了精气的草揉着孩儿走。这打头的，便是狗娃舅了。

多年之后，每当我眼前出现那个灰色的黄昏，一个极大的滚动着的草垛，一个圆圆的盛满了汗垢的肚脐眼，一双小拇脚趾有着双指甲盖的脚丫，便一同朝我压来。

这狗娃舅是我童年的朋友，也是长者。一个极小的人儿，也算是舅了。辈分在那儿摆着，不由你不喊。我六岁的时候，他便十二，长得竟没有我高！泥丸似的矮不说，身量却尽往宽处去。那短短的小手，锉儿一般，摸摸肉疼。在大人眼里，他是孩子；在孩子眼里，他是大人。也就省了裤子。说大人话，赤条条在村里走，也没人羞。我常常怀疑那位二姥姥是割谷的时候窝下了这舅，不然，怎地这般小身？

矮归矮，却是割草的一把好手。靠了那割不完的草，他一天挣去十二分，气得那些人高马大的舅们骂街！骂了，又不得不认晦气。割草，一把小铲儿揣怀里，拉千斤粪车的壮汉也就一天百十斤了，他一晌就是百十斤！二十斤才一分，能是气儿吹出来的么。别的孩子割三五十斤已算露脸，唯有他快。人说，他不是人。那般小手，那般小腿，那般小人，把小铲捏在手里，活脱脱草魔一个。连村里最会绣花的五姨看了他割草，暗暗瞅瞅自己那双女人群里出了名的巧手，也就叹口气，去了。

他爹五年前就瘫了。娘还是一个接一个生娃，也就病殃殃。

“嘴”很多，干活的却只有他。这家，靠高分也是养不活的，他竟撑了。村里人笑说，狗娃家人是见风长肉，我是不信。不然，不会跑到村口来等他。

走得更近些，狗娃舅唱了。细细的干嗓喘着粗气，那草捆摇起来，像要翻倒，却没有倒，只把天边那点残烧哑喊到坡下去了。那人儿越显得小，步儿越显得慢，叫人觉出那漫长的东坡是一世也走不完的，何况还驮了草。

队长舅也在村口蹲着，拧一支烟来慢慢吸。听那呼哧呼哧的气喘，听那渐近的唱，并不扭头，只缓缓站起。

狗娃舅站了，吸一口气，甩了那草捆，拍拍瘪了的肚皮。那黑黑的肚皮上亮着一道一道的汗霜，花瓜儿似的。脸上蒙着分钱厚的土，只有俩眼贼溜溜地闪着，透出一丝狡黠的乏笑。后边的孩儿们也站下了，并不扔筐，只怯怯地望着队长舅。

“狗娃，没捎点啥？”队长舅把烟碎了，问。

“老三，我可是饿了。”狗娃舅又拍拍肚皮，亮出一个黑污污的圆肚脐眼，两排瘦狗一般的肋巴。

“真没捎点啥？”眯眯的细眼斜过来，锥子般地一亮。

“老三，按老规矩，你搜哇。”狗娃舅头一歪。

“搜着了——？”

“蛋咬去。”狗娃舅叉开腿，亮出那小小的“大物件”。

队长舅也不接话，一步跨来，两只大手插进草捆里，里里外外摸了个遍，只听“梆”地一声，小铲扔了出来。吓得一边的割草娃小腿直抖。

“老三，你帮我背回去么？”狗娃舅瞅着那散了的草捆，不恼，很耐心地问。

队长舅拍拍手上的草屑，扬起脸来，定定地望着狗娃舅，有半袋烟的工夫，问：

“狗娃，日头从西出来了么？”

“随你说，老三，随你说。”

狗娃舅不再争辩，蹲下来慢慢拾掇那散乱的草堆。他一搭一搭地收拾好，吸一口气，牙骨狠狠地绷紧腮边的薄肉，一劲狠咬，有三个小哥在后打帮，那小草垛一般的草捆又驮起了。

队长舅看看他，迟疑着朝另一个娃儿的草筐摸去……

随狗娃舅走去十几步远，只见他嘴一咧，小声说：

“家去。”

交了草，跟他走进破屋，暗里有八只眼亮着，绿莹莹地吓人。狗娃舅“咣”一声扔了小铲，摇摇晃晃到缸前舀瓢凉水一气喝光，大人似的抹一把嘴，也不理人，只返身对我说：“文生，拿碗去吧。”

想必有好吃的了。我欢欢地凑近锅台，借了柴火的亮瞅去，却只有一锅清水白白地泛溅儿……

于是，想问。只听狗娃舅又说：“拿碗去。”……

再进狗娃舅家，见那草筐在灶前放着，两个更小的舅馋馋地蹲在草筐前，狗娃舅一人头上拍了一掌，两人便躲到一边去了。他并不瞞我，把筐扣翻过去，用力一磕，筐底掉了，下边竟是鲜鲜的十几块红薯！

“扒的。”他挤挤眼，“还没长成哩。让你这城里娃尝个鲜物。”

二姥姥慌慌地过去，黄着脸说：“莫说出去呀，娃。”

……香气出来了，锅里的红薯刚泛黄，四只绿莹莹的小眼又凑了过来。狗娃舅喝道：“边儿去！”说着，又反身看我一眼，“文生，别笑话，乡下不比城里。”

火光映着他那黑污污的小脸，一片累极了的静。

一个小小的人儿，一天能割二百斤草；十二了，长得竟没有

我高，却还尽说大人话。这个“舅”是该喊的。

于是，我尝了鲜物；晚上，一连放了十七个屁。

村歌一：

日头落，狼下坡，  
逮住老头当窝窝，  
逮住大人当蒸馍，  
逮住娃儿当汤喝，  
唉哟喂，肚子饿。

.....

### 德运舅的大喜日子

露水下来了，身上湿湿地凉。两眼皮在打架，又不舍走，只偃了狗娃舅在窗前贴着听，屋里仍旧没有动静。

村街上，树影儿透出朦朦胧胧的白，深深浅浅的黑。常有灰灰的一条蹿上瓦屋的兽头，倏尔又不见。狗间或咬一声，磨牙的牲口细细地嚼料。黑黑的一怪扑来，吓得人闭眼，一忽儿又看清是那碾盘在死蹲，总也很吓人。把脸扭回了，贴了那舔破的窗洞往里瞅，久久，终于在屋里那一片混沌的墨里分清了方位：床东一团浓黑，床西一团浓黑，木了一般，不见动。

狗娃舅来听房，原是记了三个工分的。我觉着新鲜，也就跟了来。不想，结婚原是这般没有滋味。

“我睏了。”

狗娃舅拍拍我，俩眼儿蹿动着腾腾的黑火，眼又贴到窗格上去了。我真服气他的耐性，打个哈欠，又借那舔破的窗洞独眼看，只觉蚰蚰一声声短叫，好不焦人。听狗娃舅讲过，这是一公

一母“说话”哩。竟这般地有声有色！叫人气极时，屋里那混沌的黑化开了，又是床东一团，床西一团。屏息听去，床板“吱儿”响了，床西那团黑缓缓往床东处移，一股很粗的喘声出来，两团黑便合二为一。倏尔又分开去，一个床东，一个床西。渐渐，又移近了，定睛细看，却又是床东、床西。接着——一声阳阳壮壮地“嗯”……

支着眼皮熬去了大半个夜，就听得这么一声“嗯”。

又是久久，又是极粗的喘声，两团黑终于扭在一团。细细分晓，咬牙声、厮打声、扑腾扑腾地翻腿还杂着切齿的咬……只不见喊叫，也不听有骂声出来。“咕咚”一声，两团黑从床上滚到地上，就那么来来回回地翻。我刚想喊，被狗娃舅拧了一把，很疼，只好住了。一个时辰之后，房里静下来，还是床东一团，床西一团，直到三星稀……

离了窗口，狗娃舅忿忿说：“那女的不让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狗娃舅看看我，又说：“那女的不让。”

“什么不让？”

狗娃舅伸了个懒腰：“肉头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德运。”

于是，回姥姥家睡。只是不晓德运舅为啥“肉头”。白日里他娶媳妇好热闹哟！一身新裤褂穿着，头皮刮得青光，还捏着顶新帽，脸上红光光的，远远就叫我：“文生，拿碗来呀！”

躺床上便做梦：一条长腿伸出去，满天红火烧起来，总也不见人救……

二天，忽听见嗷嗷的哭声，狼嚎一般惨人！一时静了全村；一时又满街狗咬，听女人在村街上拍腿喊：“新媳妇上吊了！”我翻身下床，赤条条蹿了出去。

村里人都来了，黑鸦鸦地站着。几位长辈分的老人蹲在那贴了红“囍”字的碾盘上吸闷烟。女人们把狗娃舅围了，叫他讲“听房”的经过，一片“啧啧”声。小娃儿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莫名其妙地兴奋。

太阳在朗朗的晴空上移着，那暖意仿佛离人很远。一朵软白的云飘去，又一朵悠悠追来，白极，也静极。秋风凉凉，似又刮不去时光的无尽。村外的黄土路上有人在走，渐远，渐小。渐小，渐远……

半晌时分，村东响起了脆厉的鞭声，三挂大车飞风一般进了村。被鞭声打炸了的骡子四蹄腾起，溅起浓烈的黄尘，仰天的骡马喷着满嘴白沫。女人们在车上挤挤地坐着，后边是黑压压的汉子。不晓得谁叫一声：“娘家人来了！”一语未了，车上哭声骤起，呼天抢地骂将过来。娘家汉子虎汹汹地在贴红“囍”字的德运舅门前站了，女人们全拥进屋去，抓住蹲着的德运舅就打。德运舅先是不吭，继而满地滚，杀猪一般惨叫！屋里嚷声一片，碎声一片。两庄的男人怒目而立，相互防着，一任女人们干事。

野野的一条汉，五尺身量，一身铁肉，平日老披着小褂在村街上荡荡地走，哼一路小曲，吃三碗红薯！和人“抬杠”脖里掣两根红筋，这就是昔日的德运舅。在村里不曾见他怕过谁，性起时抓住老牛的角往地上按，一头壮牛便硬给按倒在地，赢一场叫好声。上边叫翻地七尺，他凭一张亮锨，挖沟似的翻出丈二，那块地成了“样板田”，又气势势领一张奖状回来，满村荣耀。鼻子高高的，眉也浓浓，嘴唇虽厚，却经过路的算卦先生看出一脸福相。这样的角色，却又怕女人，窝囊得叫人咬牙。

眼看那些娘家女人要下狠手的时候，见过些世面的大妗站出来了，她上前断喝一声：

“出出气也就算了，莫非要再摊上一条人命不解？！”

娘家女人这才骂咧咧地罢手。德运舅一只眼肿了，满脸血污，新褂子被娘家女人撕得一条条碎，只“呜呜”地抱头哭……

于是，两庄的老人站出来商谈后事，一切据古礼办，虽各有些讲究，且要斯文得多。

一刻，队长舅出来，吩咐放工一天，都来德运家帮忙。这自然是不消多说的。立马又叫人开仓屋磨三石好麦，说德运舅刚办了喜事，家底已空，权且先借给他。村里人纷纷散开去，找自己能干的事做，个个像谋自家的事情一样认真、精细。会木匠手艺的打棺去了；有些灶上功夫的盘火架案；女人们包了内活儿；打墓坑的全是一等一的壮汉，还请了瞎子舅来老坟里量了方位，按天干地支，一寸不敢差。虽是一夜的夫妻，也是村里媳妇呀！

午时，一村都不听风箱“呱哒”，那撩人的炊烟全跑到德运舅的院子里来飘了。这里一下子垒起了五座墩子火，蒸馍、做菜，十分红火。队里吃食堂时的大方笼也抬来了，连蒸三笼热馍顷刻消去大半。招呼做饭的胖舅并不恼，只吩咐又蒸。院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娃儿们更是像过节一样蹿来蹿去，捧了小木碗来，拿个馍就跑，快快。一会儿又来了，总也不断。一村的狗都来打牙祭，伸着长长的红舌头，等着赏赐。我贪看稀奇，只傻傻地站，又老碍人的事。胖舅照脑门上给了我一掌，丢个热蒸馍在怀里，又是一掌：“傻，拿碗去。”于是，我便欢欢地捧了馍回去……眼看一笼净了，又一笼热的出来，那盛馍的大筐箩总也不见满。见胖舅忙中捂着肚子去尿，我也尿。忽儿瞅见他扎着大腰带的肚皮上托出一碗油来，隔墙递过去，竟是一滴不洒！待我又端着放蒸馍的小木碗跑回去，恰碰上做孝衣的姥姥回来拿顶针儿，进屋却从袖口里慢慢扯出二尺白布……

“姥姥，干吗偷他？”

“嗯？”姥姥怔了。



“干吗都偷他，都偷。”

“文生，这不是偷，是拿。村里兴的，老规矩。咱庄没丢过东西，一根线都没丢过，多少年了。偷是贼干的勾当，这庄没有贼……”姥姥絮絮叨叨地说。

我不懂，又跑出来。心里恍恍惚惚地跳着一个“拿”，实不晓得“拿”和“偷”的区别。

德运舅漠然地在房沿处蹲着，远远就能闻见血腥。狗在他跟前转了又转，只是不敢下嘴。他脸上的血污干了，显得紫黑。两眼肿胀得桃明，睁不开，也就那么闭着，像是睡去了。那肿胀得只透一线血缝的眼惘然地对着朗朗晴空，仿佛一个瞎子仰望着那无尽的天书，问那冥冥之中的主宰：女人是什么？

初秋的阳光射在他身上，送给他木了的怅然。烂处露着一条条女人的抓痕，有昨夜也有今日……那印在心里的是夜里抓下的——那是女人的“字典”，也是他一生都不曾读懂的。他觉得屈。

人们也觉得他屈。

日西，响器呜呜哇哇地吹起来。一个掌大笛的外乡鼓手光着脊梁，头上顶着一碗清水，竭尽全力地演奏那哀的热烈，赢了一村人围他看。于是，德运舅像披麻戴孝的木桩一般被人操了出来，在停棺处站下，头被娘家女人按住，前一跪，后一跪，左一跪，右一跪；上三步，下三步，头磕得咚咚响，分东西南北，给这睡了一夜的媳妇行了拜祖宗的“二十四叩大礼”……

村里人说，娘家人本要德运舅一步一磕，跪着喊“娘”哭到坟里。庄里长辈坚持不让，才算免了。改成了灵前“二十四叩礼”。这也算是村里人胜了。胜得十分悲壮。

一挂响鞭爆豆似的炸响后，死人安然入墓。没有大闹起来，都说这丧事办得不赖。